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四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

宋 呂本中 撰

僖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

武夷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夏小邾公作郳妻子來朝

杜氏注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别封故曰

小邾

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所以見當時之爵或降或升惟霸者之所欲為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鄭殺申侯以

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劉氏傳申侯之罪奈何申侯之為人臣也專利而不厭興事以自為功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内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呂氏曰言被殺者無罪而殺之者濫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穀梁

作甯母

左氏傳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杜氏注髙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曹伯班卒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公有鄭世子華

左氏傳請服也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洮曹地新服未與會故不序例別言乞盟

陸氏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

陸氏辨疑啖子曰乞者卑重之辭爾

武夷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

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
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内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
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来以私好出聘者不
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
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
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
内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
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

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强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訃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劉氏權衡曰凡國君

夫人於四者一不備則不致於廟也
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
闕

杜氏注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劉氏傳傳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未宋公御說卒 公穀並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伊川先生解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杜氏注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陸氏微旨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

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

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

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晉侯乃還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伊川先生解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禮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

之桓公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是為晝禁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葢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武夷胡氏傳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公作晉侯佹公穀並諸卒冬晉里克殺公作其君
戊作詭弒

之子奚齊

左氏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杜氏注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

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

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

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大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泰山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氏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氏注盖中國之狄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子有字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劉氏意林晉里克弒其君卓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之變矣患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

臣之名以正其簒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吕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武夷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爾不死於世子而死

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簒弑
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
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
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
息既從君於昬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
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
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

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

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呂氏曰里克弒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己也故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

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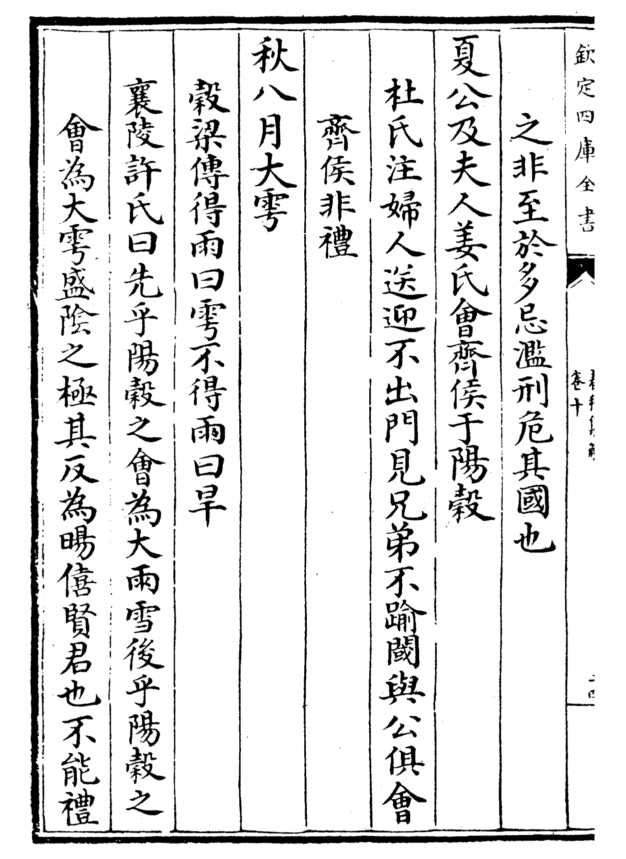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

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

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武夷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



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

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為暘僖賢君也不能禮

佐齊桓傲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

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黄

左氏傳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

武夷胡氏傳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

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

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

而又不能救也

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黄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黄

左氏傳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

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惟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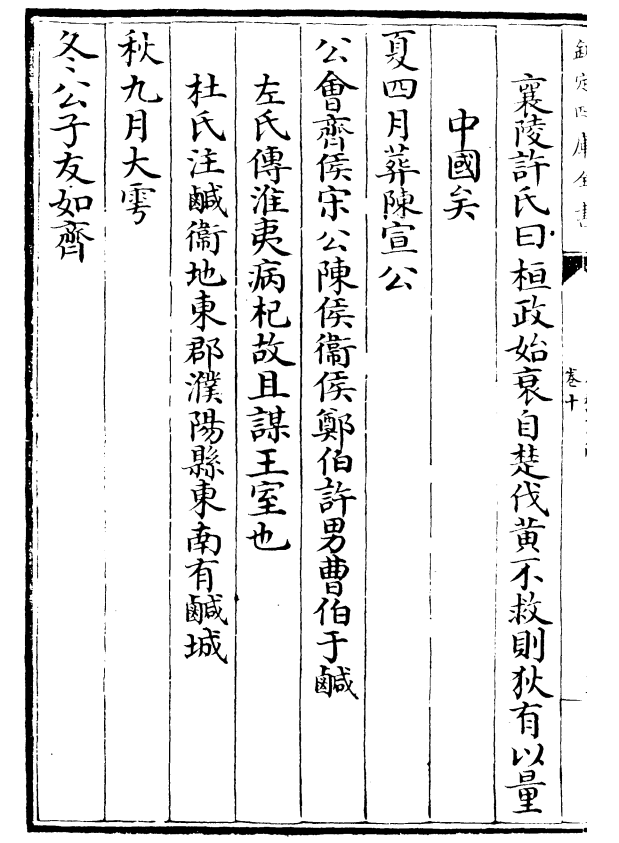
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蠻荆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為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武夷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黙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黄不救則狄有以量

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氏注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杜氏注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劉氏意林諸侯城緣陵異於城楚丘何也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爾故平其文不使霸

者獨享其功爲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爲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異其文以見霸者之罪比緣陵於城楚丘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奚暇稱賢哉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蓋城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焉者以謂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爾使俗人論齊桓晉文之功則必以謂莫或比高焉而春秋曽未異於

常人也此以正待人之體也厚而深博而遠優優

大哉天地之德也夫

夏六月季姬及鄫（穀作繒下同）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

杜氏注沙鹿山名平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曷為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為而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可以封諸侯守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

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隳晉文欲作而

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襄陵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狄侵鄭而莫或攘之

桓志衰也王霸之政兢兢不可怠已齊桓之烈盛

茂如此一矜而易心生之則夷狄闚兵中國是以

先王屢省成功而率作興事修誠慎憲務以戒終

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公作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

畏也范氏注畏楚

杜氏注牡丘地名闕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

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穀作蠓）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暴露師衆三時

季姬歸于鄫（公作繒）

杜氏注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絶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

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

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杜氏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

陸氏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十六年戊申

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

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

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常山劉氏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

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

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以人淺狹之見以為無
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
者見在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討舊怨也

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
夷狄之亂霸德方衰荒服闚欲至是而諸侯浸以
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

杜氏注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呂氏曰諸侯之大夫之救徐者亦無能為也齊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于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乃許

晉平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盖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

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公作霣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作鶂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穀梁傳民所聚曰都

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劉氏意林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

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舜之智

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

告之有

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所以别非戊申之日爾不書

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

常山劉氏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

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

武夷胡氏傳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

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知石隕于宋而書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

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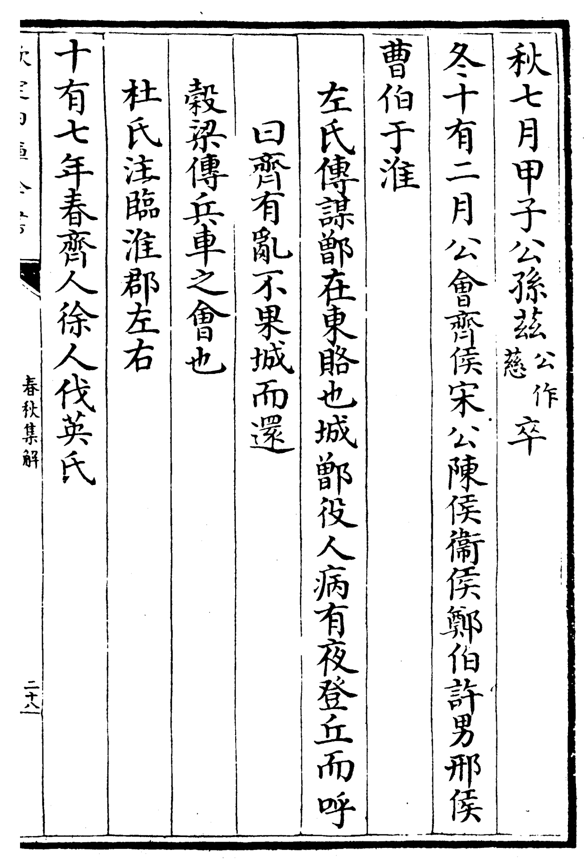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何譏爾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柰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武夷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穀作繒）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内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公作慈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在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注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伊川先生解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杜氏注項國今汝陰項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郜取郜取鄟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

公取郜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
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
爾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
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氏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注卞今魯國卞縣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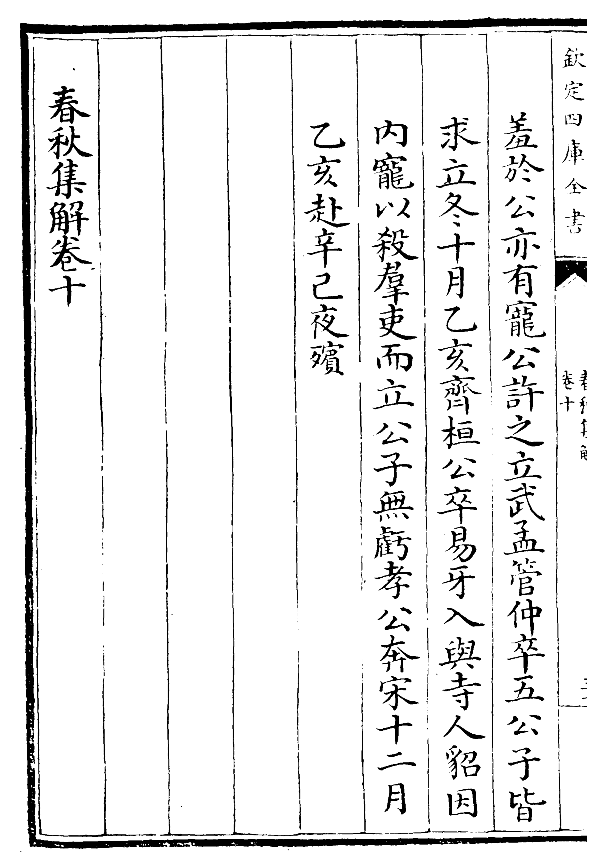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已夜殯

春秋集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五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一

宋 呂本中 撰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公有會字)曹伯衛人邾(公作邾婁)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

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傳非伐喪也善救齊也

伊川先生解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杜氏注甗齊地

劉氏傳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納公子昭非正也納公子昭之為非正柰何齊桓公之夫人三

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長衛姬生無虧小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六人者莫之適立桓公死六人皆欲為後國人立無虧昭出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伐齊納焉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貴均以年年均以德納公子昭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

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

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

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讓恩

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

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武夷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

弟及朝衆曰茍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

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

逾年爾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桓

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

伐之春秋書之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焉

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亡泯而夷狄為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

武夷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遠國猶相繼來

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茍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於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人 公作邾婁下同）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

鄫穀作繒下同子會盟于邾公有妻字下同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

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高郵孫氏曰邾鄫世讐之國宣十八年又戕鄫子於其國邾鄫皆小國其相讐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著見者記之爾

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

貶而見矣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武夷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

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

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遁焉非特
畫筆之肖其形爾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冬公有公字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

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注地於齊齊亦與盟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浸强矣然終桓公之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

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霸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盖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荆楚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荆楚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梁

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

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於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昬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氏傳書不時也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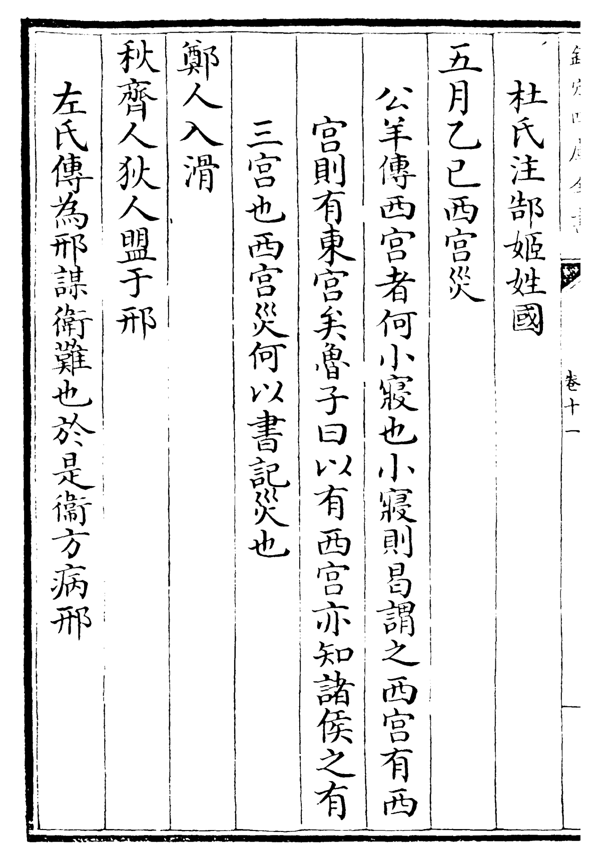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

劉氏傳其謂之南門何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祀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杜氏注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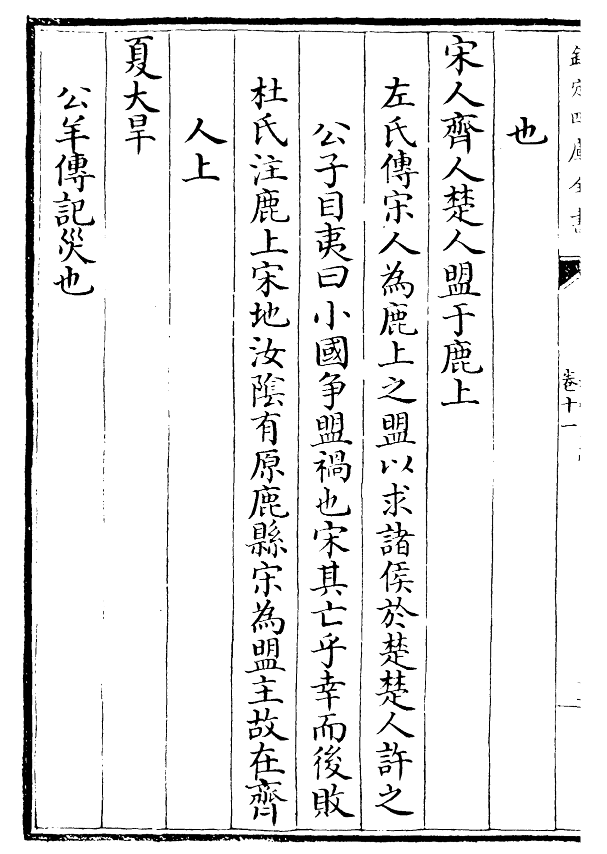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
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
盟之其能紲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
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



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

人上

夏大旱

公羊傳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 穀作雩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

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

伊川先生解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陸氏微旨趙子曰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而罪宋公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

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

之

武夷胡氏傳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

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

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

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

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公作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榖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武夷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賔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

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擯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下同）取須句（公作朐）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傳須句風姓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

句而反其君焉畱如是故得崇明杞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内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㕘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

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公作邾婁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伊川先生解公戰也

武夷胡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

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亂禁暴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
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
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
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穀梁傳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
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

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甚之是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

劉氏意林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所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者也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飭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出後為義也彼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者也所謂小利者計末者也

蘇氏曰宋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

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

武夷胡氏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

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子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杜氏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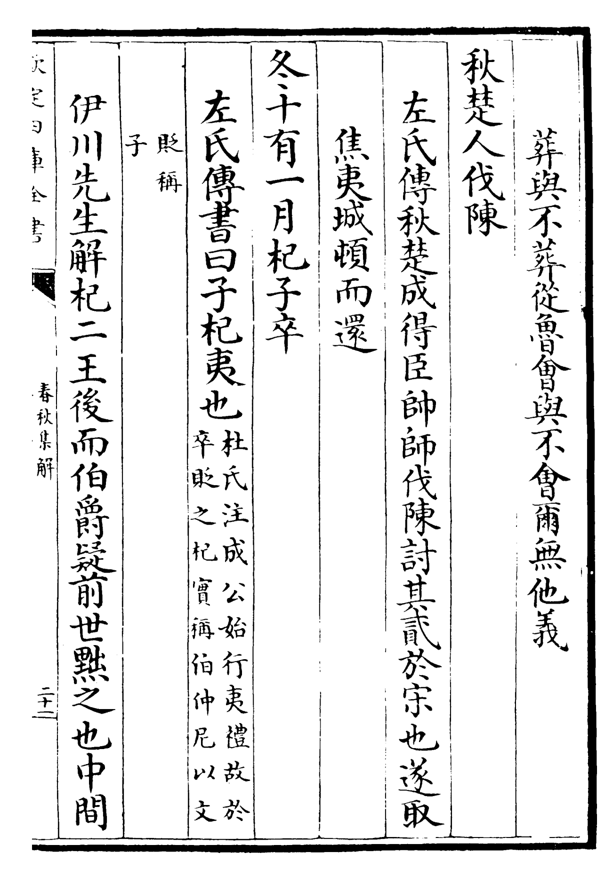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

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左氏傳傷于泓故也

辨疑趙子曰公穀見不書葬皆為異說案例凡諸侯



葬與不葬從魯會與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伊川先生解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

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襃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内外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若蔑禮棄義則其所施于政事者可知矣魯桓簒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

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朔方之力以定中原皆

卒為禍此盖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

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

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温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温殺之於隰城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畿内才出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世反之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得專也故

書曰居

武夷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爾貶而書出以

為後戒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氏注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

曰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

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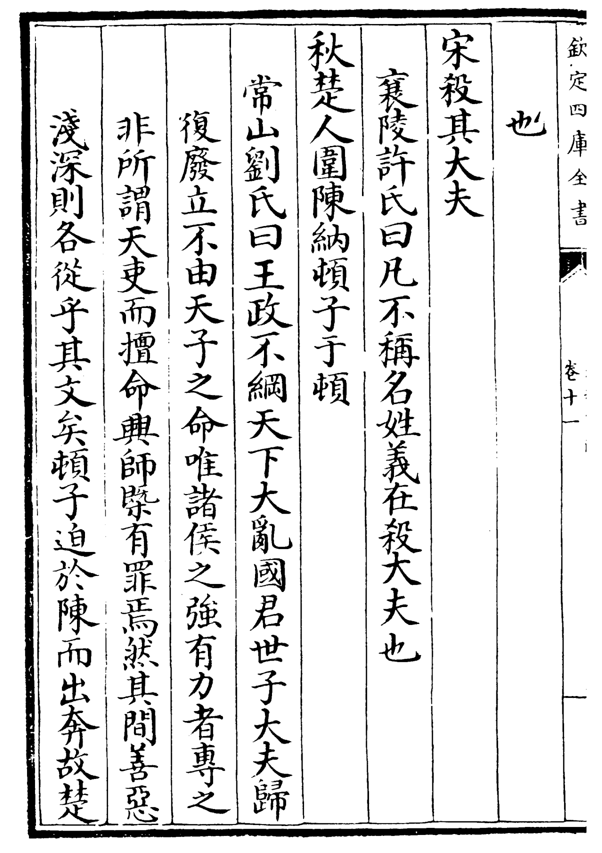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傳非正也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

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姑為婦逆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

劉氏意林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經吾以此觀之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變易典主大夫之婚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



也

宋殺其大夫

襄陵許氏曰凡不稱名姓義在殺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强有力者專之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槩有罪焉然其間善惡淺深則各從乎其文矣頓子廹於陳而出奔故楚

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莒平也

杜氏注洮魯地

辨疑趙子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陸氏纂例子在喪之稱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

公作邀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注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公穀作嶲）不（公穀並作弗）及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杜氏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巂下

陸氏纂例趙子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内之無戒

警

劉氏傳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遷辭也

為畏而不敢及使若不及然

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追者在境内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

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在上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其大意

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楚人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兵甲悉統於天子征伐不出於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世亂反是是以聖人

之筆雖晉之大命魯之興師一書曰乞所以正王法且抑其強也若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又譏用楚人伐中國爾

武夷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

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公作隗下同以夔子歸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劉氏意林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屬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者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焉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於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夔雖不幸而實無負於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絶世則夔

庶幾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作閔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

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武夷胡氏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始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覬其閒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下宋桓魯莊之意正反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己公子遂師師入杞

左氏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

使郤穀將中軍

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伊川先生解楚稱人貶之為其合一作摟諸侯以圍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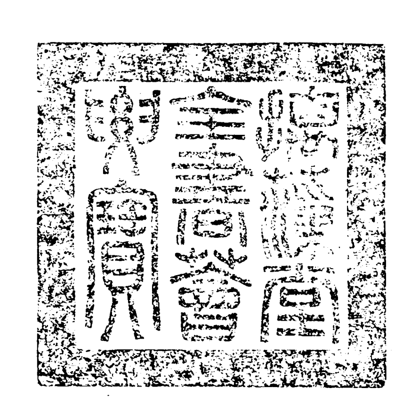
陸氏微旨四國伸强楚之威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黨於

楚之罪昭然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賔王家非有簒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衆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集解卷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